

時間書寫

第一輯、時間絮語

回憶之刀

在現實生活中，時間是債務：愈花愈少，愈欠愈多。每一名赤子赤手空拳來到這世界，只能成就一筆天文赤字。

在文學世界裡，時間是財富，可以儲蓄：愈存愈多，為生命加分；也宜投資：愈用愈活，替全世界賺取與時並進的美學報酬。前者叫做「回憶」，後者名為「書寫」。兩人的結褵，乃生「故事」。

在橋頭俯瞰船過的水痕，蝴蝶飛逝後留在空中的虛線，瞠目仰望，激歡喟嘆，比手劃腳，遙想當年，就是「回憶」的魅力。

在暗房中沖洗照片——回憶之刀深刻細鏤的視覺恆留，影影綽綽，晶晶爍爍，抽離塵世，翻轉時空。過往事件，以細節重現；逝去感覺，因意象復活。如泣如訴如詰如慕如夢如魘如溺水如撲火如緣木如淘金如出土，此乃「追憶」的驅力。

時間帶來的恩寵：雲淡風不輕，船過水留痕。回溯驅力為風，翻剝意象為雲；滿載人事物的漕舫劃過歷史的航道，瞬生瞬滅彈指間，你想要留船？流傳？

時間是流：海浪拍擊海岸，河水沖刷河床；那極輕極緩小碎步，幽繞暗纏化骨綿掌，再頑固的痛礁，也會被浸蝕軟化。

時間是瘤：有一種聲音，鐫留心壁的回響，積累深化，繁殖擴張，自成鬱傷或怨念的纏繭。再偉大的情操，也會被滲透軟禁。有人名之「塊壘」，有人稱作「世仇」，也有人視為「意識型態」。

時間是鑿：小腳流金，迴旋漫舞，穿梭前額葉，彳亍後花園。往事歷歷，因流逝而美好；鴻飛冥冥，因遙想而神往。悠遊轉化，得意而忘形。再糾葛的故事，也能參透，或者，軟軟濃濃一番。

「很久很久以前……」童話的制式開場白，運用特定類型的信號（咒語？）招喚特定讀者（通常是小讀者）。像導遊，引領小小心靈朝不知名、已消逝或不存在的殿堂前進。青睞的目光隨黑白分明的情節而綻放異采——明日黃花的金色瓣褶裡纏繞繞織的紺紅罅隙，傳說的紫色驥尾，繆想的瑩藍頭緒……

因為論而不存，因為不存而在；因為從前，所以美好。

我們在回想時徹痛難耐，不由自主，叫作「溫故」；我們在追憶中激動莫名，不能自己，名為「織新」。

溫故而織新，可以為詩矣。

電影《時時刻刻》以河水為喻，點出涓涓滴滴綿無絕期的蝕心之痛。非關「行

到水窮處」，不屬「水流心不競」，這部維吉尼亞·吳爾芙的傳記電影不只交代一名女子的一生，也譜下某個蒼白年代（跨世紀越千禧的時間冰山）的集體苦悶：女性的、陰柔的、幽繞暗纏的……

孔子的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或可改寫：「夫」字不再是句末助詞，改唸丈夫的「夫」，意為：消逝的回憶就如陰魂不散的男靈，日日夜夜糾纏不去。

選擇投河自盡，是悍然自毀？在時間洪荒中絕望滅頂？口袋裡裝滿小石頭，既是絕決不悔，也教人，不由得遐想「時沉大海」的詭艷意象：沆沆漭漭宇宙洪流裡，晶碎、星閃的絕美一瞬。

時時刻刻

對某些人而言，「時時刻刻」一詞應注解為「時時皆刻刻」，刻劃、鏤刻的「刻」。沒有晨昏之別，亦無長短之分。每一秒鐘、任一場景、歡愛、苦痛、昂揚、沮喪，皆是全力以赴的重頭戲；不容NG，不允缺席，但求不憾不遺，永銘我心。

對某種人而言，電光石火的「瞬間」，即地久天長的「永恆」。關鍵不在久暫，而是那一瞬間的「意義」。例如，初會一瞥，相逢一笑，最驚悸的印象，最難忘的滋味，或者，不經心的遭遇，沒來由的觸動……一生凝縮在一彈指；喜怒憂歡、低吟歌詠，也只是，同一剎那，反覆縈迴。

對另類人而言，過去亦過來。他們失去方向感，混淆了起承轉合的順序。意識流動甚至成為一返不復去的「倒敘」：眼前所現、腦中所想，皆是已消逝的情境。愈是久遠事物，形象愈是鮮明；「馬上」翻覆，「當下」滅頂。彳亍於逆向單行道，一劃到底的回憶迷宮。

這三種人的交集：對抗時間的渴望。一種跡近「夸父逐日」的徒勞；不是「一日之計」、「一生之計」的勤勞，也非披星戴月、摩頂放踵的過勞。有時繞遠路，有時抄捷徑，拐彎，抹角，囁嚅，呢喃，覷望，睠顧……織成亂線團，試圖用（纏繞的）主觀時間取代（線型的）客觀時間。

怎樣鏤刻時光？以文字（繪畫、雕塑、電影……）記錄生命，意識之流繞環生老病死。瞬間如何永恆？破解這種矛盾的力量：將物理時間的瞬間，封印為內宇宙的永恆，像琥珀化石、懸凝半空只有淚光而非淚滴的淚。

來去時空的奧秘：務虛成癡的專注，捨此無他的執迷。「視而不見」一詞，或可解釋那耽溺過往的心靈驅力：所謂「現實」、「眼前」，並非不存，只是淪為回憶畫面下輻裂崩解的雙重曝光。（換個角度看，務實之眼亦難以窺察虛景幻象，此謂「兩處茫茫皆不見」。）

文本，封印魔域的界面。闔上書皮，即告「死去」；風吹那頁，竟又「活來」。專注的目光、執迷的心靈，就是解咒的鑰匙，或者說，解封的咒語。

所有的作品，都是某種型態的作俑——將灰頭土臉的泥封自我埋而不葬，時時擦撫檢視；所有的藝術，皆為對抗時間的魔術。

魔術通常兩分：欺人騙術、自欺幻術；前者屬技巧，後者為意志。果真如此，

人人皆可為魔術師，不論會不會變魔術。

有人對鏡自欺：極度迷戀鏡中自我（殊不知，是鏡影虛相對他變魔術）。

有人臨池自照：筆酣墨飽描繪胸臆所託，魂靈所寄。

有人仰天自憐：泰山其頽乎？梁木其壞乎？哲人其萎乎？哲人之死，關泰山、梁木什麼事？當然，這句話是譬喻，一則誇大的略喻，將小我之死說得儼如末日降臨。

有人投河自溺：可以是實寫，如《時時刻刻》中的維吉尼亞·吳爾芙。也可能是比喻，將意識活動喻為滾滾東逝水。

意識流（Stream of Consciousness）的崛起，荒漠地表破土而出的巍峨宮殿，從舊時代大步跨進新世紀（雖然那個「世紀」距今已逾一百年，每想到當時的人物、言說、思潮和風景，仍會湧起一股熠熠燦燦的「新」奇感。）的地標。她的意義深刻而多樣，不只是手法的翻新：以意識活動為敘述主軸，顛覆了傳統小說的情節訴求、形式架構；更是視角的迥異：由外而內，由表象而心理，由世情而人性，也是社會氛圍由整體性轉趨個人化的文學示範——探討現代人問題的泛現代主義不就是循著此一胚芽逐步成長、茁壯、開枝散葉？回顧過去一百年，（唉！和「現代」一詞劃上等號的偉大世紀），意識流的光芒，正是那座巨塔的攢尖。

更重要的演進在於：時間觀的改變，既是文本時空的重建：亂時，碎時，逆時；跳躍，交錯，倒置……不再只是線型物理時間，「起承轉合」的刻板敘述；（起承轉合不是罪過，但將之奉為圭臬就教人難過了。）而零碎往往費解，跳躍有違傳統讀者的閱讀慣性，但總算，為卑微人心、幽微意念覓見祕密花園。

人，有沒有可能違抗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這線型、不可逆的單行道？這個問題，恐怕是古往今來、各流各派，所有的創作者乃至芸芸眾生午夜夢迴時的「內心獨白」。意識流沒有提出解答，但她努力違抗，嘗試「改寫」。

意識流三大經典：喬埃斯（James Joyce）的《尤利西斯》（Ulysses, 1922），吳爾芙（Virginia Woolf）的《達拉威夫人》（Mrs. Dalloway, 1925），福克納（William Faulkner）的《聲音與憤怒》（The Sound and the Fury, 1929）。

其中，《尤利西斯》一書架構恢宏，複雜錯綜，七百多頁的文本，不過是1904年「某一天」發生的事：瞧，任何一天，都可以是每一天；任一剎那，皆可能因封印、凝結、咒語、喚靈而通往永恆。

時間導演

如果「時間」具有人格，能編寫導戲，所謂「百代過客」不過是光影幻戲，或者說，一齣大戲裡的枝節、橋段、高潮與轉折。

為什麼不是開場或結尾？因為沒有人有幸參加首映會或閉幕式（我們連自己的告別式都不得不缺席——一種「在場的缺席」），就像沒有人目擊宇宙之初的大爆炸（如果那一刻真是宇宙初始），也不會有人想見證世界末日。

沒有人能看完整部電影——曾經轟動欲罷不能乃至歹戲拖棚永不下檔的鉅作。當你進場時，電影已在放映；當你離席時，影片尚未結束。我們都是中途介入斷章取義終至茫然離開的臨時觀眾，帶著無解的懸問：這部電影到底在演什麼？諜報？驚悚？愛情？恐怖？成長？然後呢？這不知伊於胡底的長篇累牘會在那一幕劃上句點。

卡爾維諾名言：「什麼故事在那一頭等待結束？」我們經歷的每一段高潮，只是某種狀態的前戲？

也是沒有劇本的臨時演員：天地風雲，你是過江之鯽的其中一尾；或在滔滔亂世、萬人空巷的場景中瞥見自己孤藐的身影。

輪番上場，只要進場就能演出。只是，有些人營營汲汲，粉墨綺襦，求那「臺上一分鐘」的神氣；有些人泰然自若，目無餘子，即使眾人稱羨、掌聲環繞，也不肯對「鏡」梳妝。大多數人嫌戲份太少，燈光效果不佳，或認為自己不上相，而渴望再來一次。也有人埋怨沒有亮相機會，因為他瞠目搜尋車站、廣場、暗巷、死角，找不到自己的大名（有人在網路「關鍵詞」輸入自己的名字，搜索芸芸眾生與孤獨自我的交會或誤會）渾不知張目所見即影，傾耳所聞即音，皆是影片的一部分。

所謂「影星」就是往古來今，銀河沙數般的影子星球。每一個個我都渴望綻放光輝，又希冀永恆存留。於是漫天閃閃，輝映或鬥艷，蔚為大千萬象的人類奇景。只是，燦亮之後，兀自荒涼，瞬息殞滅，競相凋零——這部經典老片一成不變的爛劇情。

渴望加速（痛苦來臨時）。期待延緩（快樂降臨時）。奢想兜轉（此情可待時）。祈求停頓（生命將盡時）。只要能改變時間的方向、型態或速率，皆是哀哀生命求之不得的至福。試想，如果時間也有加速度運動或反作用定律，將會如何？人類天真的腦袋便開始構想顛覆、突破、逃出時間牢籠的計劃。

譬如說，你想回到二十歲那年，修正年少輕狂犯下的錯誤？如果將你丟到三十年後的時空，你將如何自處？

H·G威爾斯的《時間機器》，應是「穿梭／突破時空」類型作品的先驅者。好萊塢主流片尤好此道：從《似曾相識》的轟動，《回到未來》系列的死纏爛打，一路相因複製，舊調重彈，族繁不及備載的同類電影，早將此一題材消磨殆盡，淪為俗不可耐的老梗。

《記憶拼圖》（Memento）是一部大玩時間把戲的小成本電影：切割時間，逆行倒敘，呈顯所謂「記憶」、「真實」的不確定狀態。《迷情花園》（The Hanging Garden）則以三明治型態的夾框手法：現在——過去——現在，表現紊亂生命裡的因果脈絡、集體悲傷。而更動時間順序，或採殘狀碎形的時空結構，也就改寫既定邏輯，兼收變化人生之妙。

筆者亦曾在〈如花初綻的容顏〉一文，運用逆敘翻轉故事，並設置仿鐘面迴旋舞台：夜店裡男女邂逅的場景，一夜情發源地。所謂「一夜」，其實是長針繞行一圈（一小時）的輪迴；或者說，激情與荒涼的不盡擺宕：幻滅的收場即交歡

的開始，永無休止，沒有出口……

我們或者璀璨或許平凡的漫長一生，可能比某些人的一夜情還短？我們滿意自己的橋段？羨慕他人的口白？嫌戲院太暗？冷氣太強？電影太乏味？我們一定在某些時刻（甚至日日夜夜）想要逃離那裡。但，別忘了，沒有人，能夠，活著離開。

大霹靂

宇宙如何形成？時間和空間的起源是什麼？

科學家說，大約一百三十七億年前，有一枚密度極大、溫度超高的曲奇蛋轟然一爆，一種曲折離奇教人敲破腦袋也想不通的誕生，他們稱為「大霹靂」（Big Bang）：爆現時間，也炸出空間，形成我們所遙望、想像、追蹤，卻從未定形的宇宙。

後來，有人將那段過程改稱為「大暴漲」：宇宙嬰兒在剛出生一瞬間內（十的負三十三次方秒）成長（膨脹）速度快到……連頂級魔術師都看不穿摸不透，大到窮究一切詞語，也難以形容她的幅員。人類最精良的太空望遠鏡能看多遠？宇宙森林的一片樹葉，時光長河的一滴水珠；時空的邊界在哪裡？我們耗盡一輩子乃至於整部人類史都無能探索的大魔域，因為，暴漲作用將四面推向八方，極限外圍的無限，從那裡發出的光線歷經百億年的旅行，還沒到達地球，所以我們和我們的祖先都看不見。

混沌太初。無中生有。描摹出一切物質和能量的成因？也速寫了宇宙的後續變化？火熱稠密的過去，涼爽稀疏的未來。

人類所認識的「小貝比」，來自宇宙微波背景輻射：從大霹靂時期輻散開來，遍布星空的模糊微波信號，彷彿是造物者刻意留下、讓後人循跡辨正的指紋。科學家發現，大約在大爆炸後三十七萬九千年，進入「最終的散射」時期。這些光子構成了可以被觀測到的背景輻射，而漲落圖樣正是早期宇宙的直接寫照。隨著宇宙的膨脹，光子的能量因紅移而降低，落入了電磁波譜的微波頻段。科學家說，微波背景輻射在任何一點都可被觀測，各個方向上的能量密度也幾乎相同。

三十七萬年，對人類而言，是一段一直延伸到史前甚至可能橫渡到末日的時光，足以讓中國史轉七十圈；就算「吾皇萬歲」，也已輪過三十七任國君了。事實上，人類花了好幾百年，才找到「地球起源」的答案，每個民族的神話或床邊故事，也都在遙望星空的好奇氛圍下，試圖尋找我們的古老過去。而萬物之源、生命之謎，或者說，用科學角度訴說的宇宙故事，卻是知識爆炸的地球上最年輕的學科——現代宇宙論到了二十世紀初才萌芽。短短百年光景，人類追尋時間的腳步，一如陡角上揚的文明進展，快得不可思議：不但妄想掌握「光」陰，也找到了那漂移輻射漫漶時空的背「景」。整個科學界，彷彿蹲在穿時越空的起跑點上，只差一步，就能鑿穿蟲洞，突破造物主設下的天條。

對自信滿滿的物理學家而言，理論、奇想加上（最困難的）實驗，就可開天闢地，自創乾坤。

雖然，他們真的提出一些設想，而每個設想都奠基在未經驗證的假說；真相如何（科學的真理就是在追求真相），還有得摸索。但不管怎麼說，「大霹靂理論」一定能列入二十世紀人類的偉大科學成就榜。

問題是，一個符合邏輯卻難以回答、宇宙論會議上一定會被提出的問題：「在那之前呢？是什麼樣子？」

懂得措辭藝術的人會說：大霹靂就是時間的起點，在那之前，沒有「時間」這種東西和「之前」這類概念。宗教人士也許會說：萬能上帝創造了我們，但沒必要向我們透露手法。

科學界的挫折在於：廣義相對論給我們「重力」這項工具，卻不足以重啟宇宙的最初時刻。那枚「奇異點」讓物理學家很難接受，描述真實世界的理論不該有數學上的怪問題，她真的存在嗎？此外探討微小物質的量子理論也不能缺席，若能結合重力和量子，說不定就能找出那道終極方程式，一舉解決所有難題。

有人找到那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？截至目前為止，沒有。取而代之的是正夯的「弦論」：融合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，用一根根能量弦做基本單位，說明所有微觀粒子，如電子、質子、夸克等的組成。有人說，弦論的厲害之處，除了描述弦狀物體，還包含了點狀、薄膜狀物體、更高維度的空間，甚至平行宇宙。

由於弦線的大小有限，也就避開無限壓縮（無解的奇異點）問題。既能從量子理論的角度描述重力，也重新「詮釋」了我們的乾坤：打破三個空間維度和一個時間維度說法，弦論將我們帶進十或十一個維度的世界。

很難想像？就算眼見，那錯落無邊纏崇扭結倏忽流轉的景象，宛如酷夏雨雪落葉上揚狂風無聲，教你不知如何以為憑。

有一種說法：我們眼中無窮無盡（三維空間認知）的宇宙，或許只是更高維度結構的三維切片——一座森林裡的一片樹葉。我們住在無能目睹難以想像的超大宇宙的膜上（想像一下，一張面膜上的一粒粉刺），用近乎先天殘障的「觀點」、「直覺」追問萬物起源。所謂「大霹靂」無所謂前後、因果，只是膜宇宙和膜宇宙的隨機擦撞——迸出我們的宇宙和永遠數不清的暗物質、暗能量與星球，而且可能一再發生——意思是說，下回宇宙連環車禍不知何時再來？從這點看，我們驚為天人的大發現，可能只是漫長砲戰中的一響槍聲、永夜煙火秀的一縷紫焰。

時間是什麼？凌遲生老病死的超級小刀？十一弦琴的一根顫唱的弦？據說，物理學家知道時間不是什麼，但說不出時間是什麼。時間帶給我們因果，害我們凡事追究前因後果；只是，當我們思考「時間是什麼」，又怎麼可能藉由她給我們的形式（先後次序）來了解她的本質？好像在問：時間幫我們劃分先後，請問，先於時間的「時間」是什麼？量子力學告訴我們：很多事情，就「這麼」發生了。譬如說，愛情？有位物理學家說得好：「很多事物不時出現，我們的宇宙就是其中一樣東西。」「不時」除了指隨時、不定時，那枚「不」字，還可作「超越」、「非關」、「無有」解？